



【峥嵘岁月】



【人间烟火】

文 李志胜

谷雨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，古有“雨生百谷”之说，加之谷雨前后，天气较暖，降雨量增加，有利于春作物播种生长，所以民间有“谷雨下秧，大致无妨”“谷雨栽上红薯秧，一棵能收一大筐”的谚语，劝励农事。

在北方有“地瓜”之称的红薯，以前是农村的主要食粮，眼下却是城里人的风味小吃。“秋风起，烤红薯。”街头巷尾，夕阳西下，那或推车、或坐摊，用一个圆铁桶烤出的一缕缕喷香的熟红薯味里，不乏我们小时候种红薯、刨红薯、烧红薯、煮红薯，吃红薯窝窝、红薯饅饅的温馨记忆。

我们村位于黄河大堤西沿，沙地多，种出来的红薯“干面”且甜。每年谷雨过后栽红薯秧苗，都是生产队事先选种、建炕、培育好的。我爷爷是育红薯苗的“老行家”，所以当仁不让地主持着年复一年的培育壮苗工作，偶尔也能给我这个“长子长孙”捎带一块烧熟了的“红薯母”（出过苗的红薯）。尽管那发糠的“红薯母”，变得很松很虚了，可仍有一股很别致的甜味在里边。



彩虹下

亲爱的读者，你知道虹桥镇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？昔时相传，蒲汇塘上的跨塘桥上，每逢夏季雨后，多可见西天彩虹，因为有“虹桥”之称，虹桥镇随之得名。《虹桥镇社区晨报》副刊“彩虹下”欢迎您的投稿。文字、摄影、绘画、书法作品，不分年代，不论形式。我们在这里记录你的创作，展现你的风采。

注意：投稿作品请注明作者、联系方式以及所在的居民区。
投稿邮箱：jin_hongqiao@163.com
来信请寄：闵行区吴中路 1136 号 608 室（信息办公室）收

文 王兴如（振宏居委）

闲暇之余，我行走在虹桥镇高楼林立、住宅连片的路上，脑海突然跳出“居者有其屋”、“室雅无须大”、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……”等古语。放眼四周，记忆之中的乡间稻田和低矮房舍早已成了安居乐业的热土。骤然间，自身住房变迁的场景一幕又一幕浮现在眼前。

我出生在苏家角，它南临长宁路，西倚凯旋路，东、北靠着中山公园。记事时才知道自己挡风遮雨的是一间破败的草房。好在周围大都是歪歪斜斜的烂泥墙草棚顶，也没觉得低人一等，直到有人家翻建瓦房了，才觉得自家草房真寒酸。再后来读书了，同学家有两层小楼房，一种自卑感盘旋在心头。

那一天说到房子，父亲说国家穷自己更穷，若要改变还得靠自己。1964 年家里终于有点小钱了，将草房推倒建了瓦房。1968 年我参加工作后，弟妹也大了，家中地方实在太小，父亲便考虑再扩建房子，可地基太狭窄，1974 年时动脑筋将家对面的房子盘下来，再勒紧裤带省吃俭用了六年，终于将平房翻建成两层楼房了……

栖身的地方虽然有所改善，但地处棚户区生活实在苦不堪言。没有自来水，吃用水要到给水站一担一担挑

回来，超过规定开放时间，给水站龙头一加锁，只好向邻居借水。家中没有卫生间，早先清晨拉粪车车轮声一响，家家户户门一开，个个拎着马桶出来了。后来建了公共厕所，马桶拎到厕所倒粪便是棚户区的生活常景。不用马桶的人家，人一内急便跑到二百米以外的公共厕所，人多坑少只好死劲憋着。最让人头痛的是道路，棚户区主干道是弹路路，下雨天还能走走。而曲里拐弯的小弄堂天好尘土飞扬，雨天泥泞不堪，雨后两三天还得穿雨鞋。记得有次亲戚雨后来访，穿着皮鞋难以下脚，便让邻居带信给我们到路口相迎，他将水果递了过来，匆匆说了几句便告辞了。此刻我心中很不是滋味，不怪亲戚，他穿着皮鞋，怪只怪自己居住在下只角的穷街！

何时棚户区旧貌换新颜，便成了邻居闲聊的中心话题，每次聊罢大家总是唉声叹气。80 年代末，靠近凯旋路西站一小块地方动迁了，又引发邻居们的一阵热议：“区领导怎么不到我们这儿看看？盼星星盼月亮，就盼告别低人一等生活。”……1989 年，我忍不住写了篇《棚屋低语》小文刊登在新民晚报上，文末最后一句是“但愿站在楼上数星星的日子不要太远！”此文一见报立刻赢得邻居一致好评：是该发声了！

然而一等又是 6 年，直到 1995 年苏家角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，分

别动迁到闵行航华、长宁北新泾、普陀长征镇等地，这一切对于我来说，来得太晚又及时，太晚是棚户区生活煎熬时间也够长了，就我而言已长达 45 年。为此庆幸度过大半人生的我，终于享受社会进步的红利了。拆迁分房虽不大，可有了此作本钱，贴上多年省吃俭用的钱给儿子买了房。而我则由单位分到煤卫合用的一室户，第二年又幸运拆迁，增加了十多平方，变成煤卫独用一室半了。退休后于 2013 年底又置换到伊犁南路，二室一厅居所虽不大，但安度晚年也够舒适宜居了。

如今人老了心态更平稳了，看着周围“高大上”的住宅，我从不横向比。想想 45 年住在棚户区的艰难日子，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满足。再想想退休这么多年，养老金年年增加，小日子还是过得很滋润。

欣逢共和国成立七十年之际，从大处想共和国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，其辉煌业绩不胜枚举，这一切应该归功党和政府以及全体人民奋发有为创新。若问个人最大感触是什么，那就是短短二三十年间，上海千百万棚户区居民告别了棚户区，告别了穷街。这是何等功德无量的壮举，历史必将浓墨重彩书写这一城市快速发展的篇章。

作为有 43 年党龄的老人，我恭之贺之我们伟大的祖国！



【随感录】



文 王洪

4 月 4 日下午，第 36 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来到人民广场地铁站现场表演，精彩的表演吸引了来来往往的人群驻足。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为大家介绍了本届“上海之春”丰富的节目单，从 4 月 8 日到 28 日，音乐节将推出 37 台主体演出项目，包括原创新作、名家名团、国际交流等不同板块。

“上海之春”创办 59 年以来，从剧场走向大众，越来越接地气，得民心，使悠久历史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，不仅是一个主题鲜明、内容丰富、人才集聚、佳作迭出的国际艺术交流阵地，同时也是一个市民大众普遍参与的文艺盛会。今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，除了“进地铁”以外，“艺术走近大众·共享美好春天”专项活动，通过举办“进商圈”“进学校”“进社区”“进军营”等系列活动，让市民大众享受更多更广泛的高雅艺术滋养。

让市民共享音乐艺术
春天

海纳百川的上海，和国际接轨的申城，文艺舞台越来越繁荣的演艺大舞台，必须要有让市民日益感到便利的文化活动，身边触手可及、越来越多的高雅艺术空间。今年上海之春加大公益性演出的场次，增加演出场所和种类，把来自海内外的经典演出，延伸到更多的地区，安排到城市公共空间的绿地和广场，拓展了音乐节活动空间，释放巨大演出活力，让更多的市民百姓，就近便利，尽享来自文艺院团的艺术盛典、国内外著名院团的重量级演出，让春天的申城，弥漫着高雅艺术的味道，体现浓浓的艺术氛围，展示和国际一流城市接轨的公共文化传播氛围。

创建全球卓越城市一流领先的公共文化服务，打响上海文化品牌，不仅要有面的普及、质的提高，还要有惠及全体市民的高雅艺术传播方式，才能满足国际大都市民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。赞誉音乐节的各类演出，体现市民大众音乐节的目标追求，放大国际音乐节的影响力之外，还要在创新性、普及化上下功夫，共同做好文化惠民这篇文章，采取更多公益性、惠民利民的做法，让高雅艺术常态化为市民服务，让上海的市民大众，能更多就近便利观赏高雅艺术，在各自居住的公共文化服务圈里，感受喜爱的音乐艺术样式，润泽高雅音乐艺术的营养。

红薯就冒出了地面，人们喜笑颜开，甬捉多快活了。

我父母至今还延续“喝红薯水”的习惯。以前穷，没有粮食，老家人常将红薯洗净，切块，放进锅里加水煮熟，权且当一顿晚饭。父母进城后单院住，仍喜欢“懒省事”，常趁我们姊妹不去时熬红薯水喝，劝他们煮饭时加点米，他们总是呵呵一笑，借故推脱。

“红薯汤，红薯馍，离了红薯不能活。”那是昔日穷困生活的写照。时下日子富裕了，红薯沁人心脾的甜香依然不减当年。晴暖天，走在上下班的路上，我常被烤红薯的香味吸引。我曾为路边卖烤红薯的老人写过一首诗：“面对城市，背对城市/除了那架烤炉/谁知道，你微笑的夕阳/为什么那样柔软、温和/火钳被你的手指拨动/红薯被火钳拨动/你一身乡土/烘烤着城市缤纷的情绪……”（《烤红薯的老人》，发表于 2010 年年 3 月 24 日《西安晚报》副刊）

谷雨节气又到了，追求幸福生活的你，是不是会寻一块土地，栽一株红薯秧苗，让那清新、香甜的绿意，爬满你的思绪呢？



谷雨
栽薯秧

育苗之后就是栽红薯。“红薯没有巧，只要插秧早。”谷雨时节，在黄河中下游，历来是“春雨贵如油”，所以栽薯秧时若没有天雨相助，那就得“肩担手提”拎水润苗。红薯地一般不讲究“长身地”还是“小块地”，只要地势高、向阳好就行。栽红薯分工，一般是老年人负责栽秧苗，年轻人来回取水、浇水，且每次还不能够多用水，一株红薯秧苗，舀半碗水差不多就可以使之成活了。

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，毕生致力于数学、天文、历法、水利等方面的研究，他在《农政全书》中总结：“昔人云蔓菁有六利，又云柿有七绝，余续之以甘薯十三胜。”甘薯即红薯，他的意思是说，种红薯有 13

条好处。早些年我们河南，收获 5 斤红薯可以顶 1 斤口粮，算粮食生产指标，曾经是各地集体经济的一大特点。

现在感觉红薯好吃，既养生又健康，还被一些专家列为“防癌食品”加以推广。就连红薯叶、红薯梗，也都成了好东西，“登堂入室”的味道，全然没了过去“一提红薯，胃里泛酸水”的窘境。

红薯“泼皮”，极易成活，栽种后即使不施肥也疯狂生长。红薯秧像条绿蛇一样四处蔓延，绿油油的叶子会把地表罩得严严实实，连阳光都漏不进去。到刨红薯的时候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将红薯秧割掉，用抓钩鏟开泥土，一个个胖乎乎、红扑扑的

